

檀林畅销作品集

一个女囚的

自述



久谦出版社

一个女囚的自述

檀 林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女囚的自述 / 檀林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8. 3

ISBN 7-5059-2981-X

I. 一… II. 檀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6488 号

书 名	一个女囚的自述
作 者	檀 林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兴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40 千字
印 张	9 印张
版 次	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2981-X/I · 2247
定 价	13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我所熟悉的檀林（孙继光）

王鸿谟

我认识檀林许久了。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初夏，我刚从干校回到北京，一天中午，传达室的同志打电话到办公室，说有一个作者来送稿件。我下楼走进传达室，于是初识檀林。他那儿会儿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，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儿，一头黑发，五官端正英俊，有朝气。他身上没有那个年代小青年常有的目空一切的神情，懂礼貌，说话少年老成。

我留下了他带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“练习本”。那会儿，正是“文革”期间，出版社刚刚在浩劫中有些起色，要做的工作很多。我是一年之后出差到抚顺，躲在招待所里，才有余暇读那些带有柴油、煤油怪味儿的“练习本”的。我发现，尽管作者还不谙文学创作门道，可已显露出才气。有些作家写不生动的场面，如开会、劳动、求医问药等，他都写得有些特色，甚至引人入胜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黑土地繁重的劳动余暇，点着自制灯具，挤出时间写出那一百多万字的。经我们小说北组研究，决定扶植这个文学苗子，慎重考虑后，与他所在的师团进行了联系。

从那时为一个起点，到他长篇小说《一个女囚的自述》的出版，虽历经近十年，但获得了好评，迄今为止还不断接到读者询问的信件。弹指间已二十八年过去了，他成了我家里经常光顾的常客。我还接待过他的外祖父，八十岁有余的孙纪乾老先生。那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富有传统老中医风范，言谈坦诚而有学识。从中，我感悟到了檀林严谨而有章规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影响，也看到了那祖孙非常亲密的关系，看不到代沟问题，品得出祖孙心领神会的至亲深

情。檀林不仅是个孝子，还是个负责任的家庭长兄。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着系统的中医世家的传统哺养，又经受着其祖母带民族风味的厚爱。那个仅仅粗识文字的老人家，据说是个讲民间故事的能手。她从地上讲到天空，从陆地讲到海洋，从人和动物讲到神仙鬼怪，正义忠诚勇敢智慧战胜无道邪恶懦弱愚蠢，启迪着小檀林的心灵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其父亲不幸意外伤亡后，他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的月薪仅三十二元，扣除十二元伙食费后，每月还寄母亲二十元或十五元，上帮家里赡养七八十岁的祖母，下扶养四个弟弟妹妹，自己从中留下点滴零钱买处理的练习本自修写作，难能而可贵。当然也显示着他的某种精神与追求。我常想，以他的聪慧、刻苦与认真，他至少可以早早成为一个卓越的医生，或成为一个育人有方的武术教练的，可他却锲而不舍地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他发表出的十数部长篇小说《燕子李三》、《故都侠女》、《神拳传奇》、《海盗鲨鬼》、《圆明园春梦》、《圆明园秘闻》等，我都先读过手稿，给他提过尖锐不客气的意见。其中当然也包括他那部经过葛洛、孟伟哉同志终审过，而未能出书的，百万字写“文革”教育题材的《风华正茂——红卫兵之歌》。他的作品，常写的是一种真情，虽平淡而寓生活哲理的故事，甚至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但绝不是试解什么口号和时髦一时的形式化的东西。所以作品发表在二十年至十几年前，今天读起来仍有新鲜感。其行文立字当中，蕴含着他自己的特点，他的家传医文化与风格。特别是当一个作家把文学创作植根于医文化这个胚基上，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。而这种风格还不是很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创作区域里，从北方写到南方，从现代写到唐代、清代，使读者在朴实、准确的字句中寻到了风趣等，不能不使人看出作者成名后的才能。我有时觉得读檀林的手稿更有味道，是不是我们过去在编辑其书时，常认为作者对医风韵、医风俗、医对症、医场景的气氛渲染游离主体故事呢？现在看来，减删了作品这部分文字，使那些故事蕴涵淡薄浅显了。特别是作者由此受到了指摘，常被列入“通俗”等论中。文章写得通俗易懂，那是

一种才能。故弄玄虚，言之无物，甚至讲叙不清，也是一种才能，但后者是不应提倡的。仅用通俗品评作品如何，也算是文坛的一个误区吧？此次出文集，作者尽可能的部分恢复了那些情节场景故事衬托，适合了今天读者的欣赏品味，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中国文坛出现养生文学，养生风格，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。人言，二十一世纪将是养生世纪，或医文化日臻成熟的世纪。在本世纪末推出檀林的文集，很有意思。而且，也不该让他的风格在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中埋没。

特别是出版社邀我为其书作序时，我进一步了解檀林近十年深居简出，昼伏夜作，一边用孙家医枝义诊悬壶捣弄歧黄，一边把孙纪乾老先生口传心授的孙氏医案家学，用纪实文学手法披露展示出来，颇感振奋。

本来抽象费解广涵的医学，用文学手法体现，故事性地描述一千多首古方，一百零八种内外功法的修炼与纠偏，数千种的草药，至少是文学书架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。把医学世家药王的家学变成广泛的普及学，不再一家独私，其意义怎么品评也不为过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观念的进步，也应是我国改革、开放、搞活之后，在国粹传统文化胎基上绽开的奇葩。

檀林，那个当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稿件的小青年，走到出文集的今天，四十七八岁已是壮年人了。再到写出《药王新篇——孙思邈佛道药功法秘笈》的一步，他无疑正在走向成熟。我相信，有此一步，其所有文学作品，包括他已发表的数十万字的医论，都会在新书架上相得益彰的。我愿当年的青年人不断有发展地走下去，更愿他的所有作品会使更多的读者喜欢。我均殷切地期待着。

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

（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作家、编辑、编审，曾历任小说北组组长、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等，现已退休。）

一天,和我很要好的一个小伙子,提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,说里面是一位善良的老看守保存下来的一个所谓“女犯人”的自述,要我根据它写成小说。

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包裹,仔细翻看起来,立刻便被它那动人心魄的内容所吸引。

目 录

我所熟悉的檀林（孙继光）	王鸿谟（1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一章 河畔遇救	（1）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由于对这个陌生的小伙子的歉意，竟使我常常思念起他来，甚至于梦见他呢！

第二章 正义感引导着我	（10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我摸不清他的来意，审视着他，没有出声。这个人却怪，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起来，似乎要发现什么秘密一样。

第三章 良心，良心	（18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看着如此残忍地折磨受伤的人，我的心，像被扎上了一根针，真是钻心地疼。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了……

第四章 人同此心	（24）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母亲见他们如此蛮横，想到亲人的惨死，一阵冤屈之情涌上心头，不禁失声痛哭……

第五章 王雪亮的觉悟	（32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这时，有四五个彪形大汉，已扇面形向我围来。其中一个瞪着红眼珠子，张着大嘴向我伸出了手，一股恶臭的酒气直向我喷来……

第六章 我成“女流氓”了吗？ (41)

“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了！有一个女流氓打了人，坐公共汽车逃入我区……”我听见了，心里一急，汗也下来了。我又被包围了。

第七章 难眠之夜 (51)

以前，这吼叫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与我没什么相干。今天听了却格外瘆人，仿佛它对我就是一种直接的威胁！

第八章 不速之客 (57)

他多像那个人！可我，又没证据。他要真是那个人多好啊！是不是他有意不承认？

第九章 不祥之兆 (67)

他的一番盛情，火热的语言，使我眼里充满了泪水，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我感到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我也在紧张，然而心里，感到了一股暖流。

第十章 冤家路窄 (77)

魏志显的举动，一点儿也没有给我留下好感，但他突然向我表示关心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，真一时琢磨不清。

第十一章 等待灾难 (87)

我分析她是在等待什么，而她等待的也许正是我的灾难。就这样，我的几乎所有意愿都成了幻想。

第十二章 谁是好入？ (92)

有人偷偷给我拍了照，我竟毫无察觉；而我成了通缉犯，更让我大吃一惊！

第十三章 珍贵的友情…………… (101)

“……怎么样？到我那里玩一玩吧。”他的眼睛紧盯着我不放，很有一点威胁和命令的味道。工宣队长这个职务，也是得罪不得的呀。

第十四章 被捕…………… (111)

四周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屏住气儿细听，听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。再仔细望望四周，发现高处透来微弱的光亮，那是一扇小窗。窗子很高，而且有很粗的钢筋。一看就知道，这是监狱。

第十五章 受审…………… (116)

他手一挥，旁边站的一个武装人员上来，抬手就打。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后脑勺早已重重挨了一巴掌，随后左脸一阵火热。主审的警察嚎叫：“他妈的，这才叫自卫！你懂吗？”

第十六章 我渴望自由…………… (124)

一个女民警将几张纸送到我手里，让我签个字儿，按个手印。行了，看了几行，我知道他们是在诱供……

第十七章 大梦初醒…………… (132)

是啊，像这样珍贵的东西，不是应该当作终身的纪念珍藏起来吗？我又将半片碎纸拿到窗口，细细欣赏上面的笔迹，突然，我想起了那个在我落水时救命的小伙子给我留的纸条，这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！

第十八章 审讯…………… (140)

这个老头儿要将我拉回学校去斗我，我一下子懵了。刚才幸好没有轻信他，不然坏了，他已经转变立场了。我又看了看魏志显，心里怀上了敌意，他更是狡猾，千万不能上当。

第十九章 “临时狱卒” (147)

我此时此刻，再也不存在对母校同学的好感了。我愤懑，我怨恨！我，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学生，就因为做了一点好事，得罪了权贵，就成了可以任人蹂躏的外人，这难道还有天理吗？

第二十章 秘密来信 (156)

我记得，那小本，我已掀到第六页，眼下又倒到第五页去了。心里一热，一个极大的希望鞭策了我。我马上掀开这一页，奇迹般的事情出现了……

第二十一章 按着手印的口供 (162)

他说得那样自信，得意，却不由在我思想上引起了一阵恐慌。这个章若化，屈打成招了，这样，我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……

第二十二章 告别 (169)

我心一动，有了不祥之兆。因为我已经有了季春潮“打球”的规律，今天他这样早出现，别是有了意外……

第二十三章 处理决定 (176)

我使劲捏着手中的几页纸，心中翻着怒浪。我在等待，大概，他们希望我感动了，痛哭流涕。不，我要控诉，抗议！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，阴谋！

第二十四章 出狱 (185)

斗争、矛盾、折磨，使我找到了他。此刻，我的感情冲动了。真的，如果他现在就在眼前，说不定，我会冲过去，抱住他，紧紧地……

第二十五章 路难行 (192)

我牙一咬，止住了泪，跑开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才真正体验到，公安分局和工宣队，给我扣在背上的黑锅，起了什么作用。

第二十六章 路见不平…………… (202)

铅一般的空气，吸一口便噎人喉咙。我多么希望老师、师傅们证明我的猜想是错的，可一个人终于捅破了窗户纸：“快去，孩子被刀扎了，正在输血抢救……”

第二十七章 血泪恩仇…………… (209)

他们与当年死在杨志刀下的牛二和鲁智深拳下的“镇关西”何异？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！此仇不报，死不瞑目。可目下，如何报？告状，又进哪一个门坎儿？

第二十八章 圈套…………… (216)

远远地，又望见那个铁栅栏门了。不知怎么，我的这股勇气突然减缩了，开始动摇了。难道，耍戏人的圈套儿仅仅是医院设置的吗？会不会……脑子越想，越觉得问题复杂了。

第二十九章 通令…………… (224)

魏志显一挥手，拦住了我，不叫我说话。“啞啦”一声响，那张盖着大红印记的通令被他一把撕了下来。真想不到他会这样，不仅我大吃一惊，连那两对男女也傻了眼……

我万分感激他，感觉他真是我患难中难得的朋友……

第三十章 真相…………… (234)

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也许是阴差阳错，转眼间，我和玲玲都有了各自的感情归宿，但过去的一切能就此斩断吗？

第三十一章 梦醒时分…………… (246)

原来，这个在危难之际帮助我的人，这个睡在我身边的丈夫，竟是迫害我父亲的仇人……

第三十二章 第二次入狱…………… (259)

我在阴影里紧盯着他看，啊，我吃了一惊，只见他拿着那装镪水的大瓶子，向床边凑来。我本能地全身一紧……

第三十三章 临刑前夜…………… (266)

当我得知魏志显的下场并告慰我父母在天之灵的时候，我也将赴刑场了。永别了，好人们！永别了，祖国！

初版后记…………… (270)

后记…………… (271)

第一章 河畔遇救

由于对这个陌生的小伙子的歉意，竟使我常常思念起他来，甚至于梦见他呢！

像大多数中国青年人一样，我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。但是1967年，成了我一生中一条重要的分界线。

我的家庭，是一个温馨、欢乐的工人之家。爸爸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架子工，虽然一个人收入养活全家四口人，但因我和弟弟年岁尚小，妈妈又特别善于勤俭持家，所以生活还算宽裕。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无忧无虑的环境里。

我的爸爸出生在冀中平原的武术之乡，祖传的武艺，曾使他在家乡一带颇有一点名气。我记事之后，爸爸虽然当了工人，但决心不让他的武术失传。我虽是女孩子，从5岁开始，他就每天教我压腿、练腰、学拳脚、练兵器。到了1967年，我19岁时，不仅武术有了一点根底，而且对它产生了感情，成了我生活的需要。假如一天不练一练，吃饭睡觉都不香。

最初，是爸爸教我和弟弟练，后来，一些套路练熟了，不需要教了，就自己找僻静地方练。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，这地方在离我家不到半里之遙的护城河畔。那里，垂柳成行，苇草葱葱，河滩上，有一片当年红领巾造的青春林。

在这片树林里，有一块长不到十米，宽不到六米的小小开阔地。这里僻静，平整，柔软，是再好不过的练武场。我爱上了这个地方，一年四季，除非刮大风，下大雪大雨，我都要跑到这儿，打几趟拳，练阵刀枪棍棒。日子久了，这儿好像成了我的属地。那些三三两两练武术做体操的老人、孩子们，谁也不往这儿来了。当然，偌大一条护城河，在垂柳下，在花丛边，好地方还是有的。他们，也各自

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地方。

可不知怎么，这天早上，当我来到那片小树林时，却发现，有一个男青年正在解他军上衣的扣子，看样子是要占场子。

当时，他正背对着我，我想，大概这个人还没有发现我。我得想个请他走开的办法，于是，我轻声哼起了歌儿：

“嗯……马儿唉，你慢些走，慢些走……”

可是，那个男青年并未理会，仅仅回了一下头，便飞快脱下上衣，挂在了树枝上，随后踢腿，弯腰，活动脚脖子，练起拳来。

我可有点生气了，站在那里直盯着他。

开始，他练得慢，起式由白鹤亮翅开始，这倒挺新鲜，随后，是五花掌接旋风脚，立时一个侧身腾空翻，旋风脚，最后越练越快，整个人体，恰同飞快转动的车轮，又如同一股旋风一样。

好精湛的少林拳。说实在的，在这片河岸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打出这样好的拳脚。

我心里一阵惊叹，不知怎么，刚才的气儿，顿时减去了五六成。

当他放慢速度时，我细细打量他，细高的个，宽宽的肩，眼大眉浓，鼻正口方，长方脸，美中不足的是，嘴大了些，嘴唇也有些厚，但是不觉得难看，这倒显得他朴实、厚道。他的眼很亮，头发很黑，挺有意思的是，黑漆漆的头发，刷子一样往前伸着，待到额头，又很自然打了卷儿，大概是他的旋儿长到额上方的缘故吧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人看上去很健康，反应敏捷。

这张脸儿，是我在河岸上从没遇到过的。这原是个陌生的人，年龄也就是二十一二左右。

这时，我的气儿又减了一二分。可不是，不知者不怪罪。河岸是属于大家的，人家也不知道你总在这儿练武术，干吗这样心胸窄小？

这样一想，我也就没气了，往回退了五六步，把脚抬起放在一棵树“疤子”上，先压腿，活动腰，做些大活动之前的小动作，准备他练完了我再练。

那年轻人打了一趟拳，转身时发现了，又前后左右看了看，不知怎么，脸一下子红了，马上一蹿取下吊在树上的上衣，转身走开了。

在他披衣裳时，我看清了，那是一件刚取下领章的军装，领子上还有两个深色的印迹。

我想，大概是我在这儿压腿叫他看出了什么，他可能是叫我赶走了。我一想，可不是，这方圆百步之内，只有这儿宽阔些，我在这儿压腿，又是女的，不等于下了逐客令？刹那间，我的脸一热，也感到有些内疚。

我按往常习惯，打拳，练习带来的一口龙泉剑。

练完临走，又四外瞅瞅，我发现，那个小伙子并没有走远，正坐在树林边儿一块青石板上看书，心里才踏实些。看来，那小伙子并不因为我在轰他而介意。

第二天，我又在差不多昨天那个时候去小松树林。一边走着一边想：也不知道那个小伙子今天还来不来，他的拳打得很有功底呢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器械，要会就好了，瞧他打拳时多勇猛活泛！

走进小松树林，我朝那块小开阔地望了望，嗯？他没来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并不感到高兴，似乎觉得若有所失。不由得朝四外打量，啊，他来了。

他仍旧是穿着那套半新不旧的军装，好像有点什么心事，一手提着根齐眉棍，一手捧着一本书，低垂个脑袋，神色忧郁，慢慢向这边走来。

这时我想，干脆，我先回避到林子边上做基本功，等他练完了我再来。我迟疑着站住了脚步。恰在这时，他头一抬，大概发现了我，也把身子停住了。

我看他，他看我。我想说什么，一是羞于开口，再则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；他，也愣在了那里。

我的脸一热，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于是飞快地转过身去。

我退回了林子边，把腿放到一块青石上，压着，脸上的热劲儿

还消不下去。

我心想，我在这儿练基本功，他会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练完拳，给我让地方吧。我正这样想着，突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同志！”声音洪亮而干脆，还带点水音，很中听。

我回头一看，见那小伙子站在离我十步开外的地方。

我一惊，不知他要干什么，直愣愣地瞅他。

小伙子说道：“同志，请原谅，我刚从外地来，不知道您天天在这里练。您去练吧，等您练完了我再练。”他说完了，很有礼貌地点头，转身步履潇洒地走去。

顿时，我心中对这个很有礼貌的男青年产生了好感，我很想追上去，请他先练，可我刚冲他那儿走了一步，脸又热了，心口也异常地跳起来。

说真的，长这样大，我还从来没有与陌生的成年男子主动讲过一次话呢。

那个小伙子，退到昨天那块石头后边，看起书来。

我不再说什么，走上小开阔地打拳练剑。这个早晨，可没有练好，也不认真，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儿一样。

我匆忙练了一会儿，离开了小松林，心里暗暗想：看来，他也喜欢上了这儿了。干脆，明天我晚来一会儿，叫他先练吧。

第三天，我故意晚来了十分钟。

这样，我又看到了他的棍术。他的棍与他的拳一样，都打得干净利索。

不过，看来他是没打完。他一转身看见我，就转身匆匆忙忙收了式，躲开了。

他也很腼腆呢，我这样想。

久而久之，我们好像达成了一个默契：如果我先来了，他就在林子边做基本功；如果他先到了，我就在林子边恭候。

渐渐的，我们熟悉了，偶然走得近了，也互相点头打招呼，只不过，谁也不讲什么话。